修訂日期: 2005/09/13 發行日期: 2006/2/1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1, No. 005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張文明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

No. 5 [No. 1(1), Nos. 6, 7]

佛般泥洹經卷上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鷂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 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珍寶。 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種也。公言唯 命。王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 平安不。飡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若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 寧能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 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 臣來。稽首佛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 和不。穀糴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道 人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 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 不持七法者可勝。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 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勅自守國。佛言。我即告諸長 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時 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 不。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佛言如是。彼為不衰。汝聞越祇。 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 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 過。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 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弟師長 。受誡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 社稷。奉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 藥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佛言夫有國 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法。公 曰。國事多故。當還請辭。佛言。可宜知時。即從坐起禮佛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難 勅之。往至鷂山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阿難即受教詔。至鷂山中。勅諸 比丘僧。佛請諸比丘。比丘悉來。皆為佛作禮。佛即在前。至講堂中。設座已皆坐。

佛告諸比丘。若曹當持七戒法。何等為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上下相承 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間。若在深林樹下塚間。當 自思惟五滅。法可久。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厭。法可久。 心當奉法。敬畏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 者相承用。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皆聽。比丘諾受教。比丘不得貪臥。臥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樂守清淨。不樂有為。法可久。樂賢共坐。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不得責望人禮敬。為人說經。不用作恩德。法可久。小得道頭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蓐為牀。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比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可久。當知羞慚。法可久。不懈於經戒。法可久。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坐起不相厭苦。法可久。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惟其深義。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佛在世間。為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勅。持受戒法。不慢念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不得下道。當隨佛法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教戒。得當承用無厭。法可久。當重持戒能忍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貪愛。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晝日不得貪飯食。夜臥不得貪好牀。法可久。自勅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懈。莫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隨。當端心。世間人為心所欺。比丘莫隨天下愚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言受教。比丘當重經如愚人重珍寶。持經當父母。當用經生活父母。活人一世耳。經度人無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不得貪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少者復飢。趣可而已。不得味飯。法可久。當持身比土。日當憂死。不樂在生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愚癡憂耳。如人有罪。為吏所取。雖有宗親。不得前附。用是穢故。身當以比土。獨來獨去。當與身競。法可久。勤修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取道不難。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婬怒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眾人中。不羞眾人。為人所敬。心淨端故。不恐不畏。取道不邪。如人為人所讒。為吏所捕。吏雖執之。其人不恐。用無所犯故。清淨持戒。畏佛戒語。坐眾人中不恐。心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經。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思惟身體。法可久。常持佛所說經。用著心中。既著心中。當端其心。棄惡心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灰浣之再三。遍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就善。法可久。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婬怒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心。如人從軍。健者眾人共將踧在軍前鋒。難得復還。意欲悔却。羞其後人。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眾人前。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頭志。當日勝樂

經。不厭苦。不擇食。不擇牀臥。以道自勸樂。法可久。當敬同學。當持同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者身口過。內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九孔皆出不淨。飢飽寒熱。皆為苦極。身體難得宜適。皆不淨潔。內懷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淨反自覆。鼻見吐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惡不喜。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視天下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寤則不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間。譬如人夢。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 心向天下。如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慈心轉相愍念。比丘執心人 罵無怒。將踧無喜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如牸牛食芻草。出乳 乳出酪。酪出酥。酥成醍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語。語莫傷 人。意舌當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為道常當端舌。法可久。端 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羅漢道。夜臥婬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 婬意即解。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 言。是比丘獨得我不得。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儻有義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 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 乞匃得者。以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持戒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 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虱。當有慈心向之 。法可久。見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 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眾多 王道最大。佛道亦爾。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埻中。有前中者。有後中者 。射不休息。必復中埻。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 是恨。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埻。為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相承用佛經。當讀 諷誦。思惟其義。除饉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可久。奉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 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為道不止會。 當得阿羅漢道。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隣[阿-可+聚]。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 。行未至巴隣[阿-可+聚]。中間有為羅致[阿-可+聚]。佛至呼比丘僧。皆聽比丘諾受教 。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為四 。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發是 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在目前。用 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厭。佛言。一者受佛語。二者當遠離愛欲就 道無所貪諍。三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 愚癡。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 去。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出是八戒。當念佛經

深義。諸比丘有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 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明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佛 為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惟之。

佛從羅致聚。呼阿難。去至巴隣聚。阿難言諾。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百 五十人。佛至巴隣聚。樹下坐。巴隣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皆出有持席者。持毾[毯 -炎+登]者。持燈者。皆往至佛所。前為佛作禮。却在一面坐。佛告逝心理家。人在世 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即有五惡。何等為五。一者財產日耗減。二者不知道意。 三者眾人所不敬。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 能伏心。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為五。一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眾人 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恣。有是 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為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為佛作禮而去。佛起到阿衛聚 。坐一樹下。持道眼見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坐起。出阿衛聚。更坐一 處。賢者阿難。正服從坐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圖此巴隣聚。起城郭者。 對曰摩竭大臣雨舍公。圖起此城。欲以遏絕越祇。佛言善哉阿難。雨舍公之賢。乃知 圖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護此地。其有土地。為天上諸神所護持者。其地必 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護者。其國久而 益勝。必多聖賢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是巴隣城。欲壞時。當以三事 。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大臣雨舍。聞佛與比丘眾。從 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巴隣聚往到佛所。前為佛作禮。却坐一 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俱於舍小食。佛默然不應。雨舍公言如是者三。佛法 默然者如言可。雨舍公即去嚴舍中。為佛及諸比丘僧。施設牀座。然燈火。飯食具。 明日雨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飯食訖竟。佛即呪願言。使 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今世不得離於縣官者。若今飯佛及比丘僧。使若後世脫於縣官 。世有明者。當飯食賢善道人。道人呪願。不棄仕官。求官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 勸心。去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得除地獄之罪。雨舍公若自思惟。公言諾 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欲名佛所出門 為佛城門。所度小溪水。名為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眾多欲度中。有乘舫舡者 小紅者竹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曹水。乘桴船度。今我身不復乘桴船 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丘皆已 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隣聚。阿難言諾。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悉俱至拘隣聚。佛 言諸比丘皆聽。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當知無常。以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諍 。自思惟以即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之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 不復走。一心無所著。如國王樂獨思若干人。眾中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 心。有若干千萬端。今皆主是心。如國王典主人民。佛復從拘隣聚。呼阿難。俱至喜

豫國。阿難言諾。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揵提樹下坐。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國分衛 。以還白佛言。喜豫國多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仙。初動。式 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舉。上淨。等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今皆死。 諸比丘俱問佛。是諸優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十人。死皆在不還道中。佛 告諸比丘僧。若曹但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死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 復有二百優婆塞。如難提等。生時無婬態無怒態無癡態。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溝港道。 當復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道。玄鳥等五百人。皆得不還道。自於天上得應真道。佛告 諸比丘。若行分衛來還何為道。是十優婆塞。若曹故欲擾佛。謂佛不欲聞是惡。佛亦 當何所畏難。其有生者皆當死。過去當來現在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當般泥 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止生死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從癡故。 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字色。從字色為六入。從六入為栽。從栽為痛。從痛為 愛。從愛為求。從求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 墮習。佛故思惟生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從癡故得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 癡滅便行滅。以行滅便識滅。以識滅便字色滅。以字色滅便六入滅。以六入滅便栽滅 。以栽滅便痛滅。以痛滅便愛滅。以愛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滅。以有滅便生滅。以 生滅便老死滅以老死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合大陰墮習為盡。佛故先為若曹說 。癡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生死。佛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眾。淨戒相承用教佛 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無憂哭之患。

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國。阿難言諾。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 七里。佛止奈園中。有婬女人。字奈女。有五百婬女弟子。於城中聞佛以來在奈園中 。皆勅五百婬女弟子。令好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見佛。為佛跪拜。時佛在 奈園中。與千比丘俱。為諸比丘說經。佛見奈女。與五百婬弟子俱。皆好莊衣。佛勅 諸比丘。汝曹見奈女。與五百婬弟子俱。皆低頭。端若心。雖好莊衣來。譬如畫瓶。 外有好畫。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解。解者不淨臭。即至奈女。皆是瓶輩。其有比 丘當見力。何等為見力。去惡就善。不聽婬態。寧自破骨破心燔燒身體。終不隨心作 惡。不但力士為多力。能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來。其劫無數。不聽隨心。 勤力精進。自致作佛。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中。今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 體五藏。亦可齊止。生死之法。視外亦苦。視中亦苦。端若心。奈女到下車至佛所。 為佛作禮却坐一面。諸比丘皆低頭。佛言若何緣來。奈女言。我數聞佛尊於諸天。故 來跪拜。佛言奈女。若樂作女人耶。奈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樂也。佛言。汝 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畜五百婬弟子者。奈女言。是皆貧民。我養護之。佛言不然。 若不厭女人之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不厭汝身。反更從五百人。奈女 言。我癡所致。慧者不為是。佛言。審如是者善。奈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 僧。佛默然不應。奈女大喜。即起為佛作禮而去。去未久。維耶離豪姓諸理家。聞佛

比丘僧俱來。去城七里。在奈園中。即乘王威。皆嚴駕乘而出。欲覲見供養佛。中有 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 幡。官屬皆黃。中有乘赤馬赤車。赤衣赤蓋。赤幢赤幡。官屬皆赤。中有乘白馬白車 。白衣白蓋。白幢白幡。官屬皆白。中有乘黑馬黑車。黑衣黑蓋。黑幢黑幡。官屬皆 黑。佛遙見車騎數十萬人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苑中侍從出入者。如 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為佛跪。中央者皆低頭。 最後者但叉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來。諸理家言。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 人字賓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視。賓自言。舉天上天下。皆為佛傾動。 我視佛無厭極。佛言賓自。莊當熟視佛。久遠乃復有佛耳。曼有佛時。當受佛教命。 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賓自有大德。與佛共談。賓自言。我遙聞佛經。我念作是經久。 我適今日乃得見耳。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賓自輩。慈孝於師。佛告 賓自。佛出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 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者無不喜 。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轉相授導。轉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其學佛經者皆喜 。如愚人得金。上智者得應真道。第二者可得不還。第三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 港。第五持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 。是佛第四威神。佛告賓自。若來熟視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時坐中有數十萬人 。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第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反復者多。受佛 經道。受師好語。持師戒法。諸鬼神龍。無不護視者。吏不敢妄召呼。當慈孝於師。 師不從弟子有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當稱譽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自者。 人中雄。善樂法清戒。維耶梨逝心理家。請佛明日旦。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佛言 。奈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諸逝心理家。皆俱去。奈女明日旦來至佛所。白佛言。 已設座。飯食具皆已辦。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後。佛起著衣持鉢。 與比丘俱入城。城中觀者數十萬人。中有賢善優婆塞。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 與月相隨。時佛好如是。佛至奈女家。就坐行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澡手已畢 。奈女持小机。於佛前坐。佛告奈女。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唯尚戒淨。明佛諸經。 坐中語言。無不好聽。其所行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貪財色。奉佛神化 。死無不生天上者。佛告奈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俱去。

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竹芳聚。阿難言諾。又聞竹芳聚。米穀大貴。諸比丘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維耶梨國飢饉。穀糴騰貴。其聚狹小。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欲。遣諸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穀處行分衛。佛告諸比丘僧。是竹芳聚。米穀騰貴。求分衛難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是維耶梨四界。米穀皆貴。我自與阿難。俱留此竹芳聚。諸比丘受佛教。皆去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芳聚。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皆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從一樹

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佛告阿難。我已有經戒。若曹但當案經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已知佛所教勅。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今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已尊。且八十。如故車無堅強。我身體如此無堅強。我本不為若曹說。無有墮地不死者。最上有天。名不想入。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天下。斷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自憂疾。去婬態怒態癡態。

佛從竹芳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城持 鉢行分衛。還止急疾神樹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遠在一樹下。思惟陰房之事。 起至佛所。為佛作禮已。住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 國大樂。急疾神地大樂。沙達諍城門大樂。城中街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閻浮利天 下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大樂。摩竭國大樂。滿沸大樂。鬱提大樂。 醯連溪出金山大樂。閻浮利內地。所生五色如畫。人在其中生者大樂。

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善。心 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 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入阿難腹中。佛復告阿難。如是尚可。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 泥洹。時足可般泥洹。佛復言。閻浮利大樂。其有知是四神足者。當可在天地間一劫 有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惟 。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魔來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咄弊魔。未可般泥 洹。須我四輩弟子黠慧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遍 布天下。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 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 。却在一面住。白佛。我於樹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為起。我生不更是曹地動。 佛為阿難。說天地動有八事。何等為八。地在水上。水在風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 天。或時風動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為一動。有阿羅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 地動。因以手兩指案地。天地為大動。是為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為 大動。是為三動。佛為菩薩時。從第四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為大動。菩薩 從右脇生時。天地為大動。菩薩得道為佛時。天地為大動。佛起本經時。天地為大動 。佛放棄壽命。天地為大動。佛告阿難。今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天地為當復大動。 是為八動。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無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 阿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佛德過 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再三告言。閻浮利內大樂

。若徑默然不應。我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中。我今不得復止。却後三月 當般泥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丘 。著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比丘皆起。 為佛作禮。佛告諸比丘。天下無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為癡。父母 皆當別離。有憂哭之念。人轉相恩愛貪慕悲哀。天下無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 當死。死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彌山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 。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怪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去亦當持經戒。在 者亦當持經戒。趣至度世。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長久。佛去後天下賢者。 當共持經戒。天下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經可讀可諷可學可持可 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者忍。惡 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有四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婬者莫聽。思欲惡者 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四事。心常當憂死。心所欲圖惡者莫聽。當撿心。心當隨 人。人莫隨心。心者誤人。心殺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蟲蟻鳥獸 。心取地獄。心取餓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為。壽命。三者相隨。心最是師。命隨心 。壽隨命。三者相隨。今我作佛。為天上天下所敬。皆心所為。當念生死之痛。與家 室別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棄妻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間諍無貪心。二者不 得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戲。三者不得殺生盜人財物思念婬泆。四者不得懷怒癡貪 。五者不得嫉彼慢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痛於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著臥存味 飲食。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持是八事。自端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趣度世道。諸比丘 當思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經可長久。

佛從維耶梨國。呼阿難。去至拘隣聚。阿難言諾。佛從維耶梨國出。迴身視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妄轉身視城。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不得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向視者何意。佛言。我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顧耳。隨佛有一比丘。前問佛。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佛言。我當般泥洹。不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氏鄉土。佛至拘鄰聚。聚中有園。名尸舍洹。佛皆呼諸比丘。今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生中慧者使心端。心端者婬怒癡態三態皆解。其比丘自說以斷生死之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憂。不復憂生死雖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從拘隣聚。呼阿難。去至揵梨聚。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俱至揵梨聚。從揵梨聚。佛呼阿難。俱至金聚。與比丘僧。佛告諸比丘。其有比丘。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經者。是慧心本。婬心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度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婬怒癡皆消滅去。當自說已棄是三事。不復作生死之法。佛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授手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智心。有淨心意者。心即生。智心即生開解。不念婬。不念怒。不復癡。心乃開解。比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羅漢道。佛從授手聚。呼阿難。去至掩滿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掩

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思心智心。至無婬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心智心 。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智心。即開解智心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褺與染者作色。 褺布淨潔。作色皆好。是褺淨故。比丘有是三心。淨心思心智心。淨心為尸大。思心 為三摩提。智心為崩慢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不貪。三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慢 若者。心無愛欲。持佛經戒。如人有褺布。褺布有垢。人欲染作色。以著染中。色不 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心。欲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坐思即見天 上。具知人心所念。亦見地獄餓鬼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有沙石。青黃白黑水中所 有皆現。但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清淨。譬如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淺 。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故。佛從掩滿聚。呼阿難。俱至喜豫聚。阿難 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佛告比丘。若有淨心思心智心。師所教授。弟子當 學。思師同不能入弟子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端是心。心端則得度世道。 當自說已得度世道。斷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氏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 。至華氏聚。佛告諸比丘。心有三垢。婬垢怒垢癡垢。持淨心却婬垢。持思心却怒垢 。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度世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從華氏聚。呼 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夫延城北樹下坐。阿難坐邊樹下。 精思內觀。地大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大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 動者地在水上。水在風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地。地因動。是為一動。其有阿羅漢 。欲自試道。以手兩指案地。地為動。是為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為 動。是為三動。佛不久當般泥洹。地當復大動。是為四動。阿難言。佛威神乃如是。 佛般泥洹。地為大動。

佛告阿難。佛威神巍巍甚尊。明化無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言。願欲聞知。佛言。我行遍諸天下。所至郡國中人民。知者來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其國邑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等法。知有何經戒。佛即益其經戒。其人民皆不知。我為誰亦不知。我從天上來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我化遍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為何等人。我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經。我言。欲問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答。國王所可喜者。我皆為廣說已。我即化沒去。不見國王。從後皆不知我為誰。我至諸逝心國。我亦化作逝心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戒。我知子曹心。知子曹語。我引經與教誡。便化沒去。子曹皆從後思我。自相與語。是何等人。天鬼神乎。子曹皆不知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下。授經道遍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我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等經。我即為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二切利天上。化作忉利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問利天。若作何等經。忉利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三鹽天上。化作鹽天上衣服語言。我問題天。若作何等經。其天言。彌勒為我說

經。我重復為說經。我復上至第五不憍樂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知經不 。其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化沒去。天皆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六化應聲天上。作其 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即復化沒去。第六天從 後。皆不知我為誰。我亦不語言是佛。我復上梵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 天。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近際天。快見 天。無結愛天。諸天皆來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經者。有不知經者。我皆 為說生死之道。說斷生死根本之道。子曹所樂經者。我皆為說之。我效作天上衣服語 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我欲上者。其天不能應答我。第二十五名空慧天。第二 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天名無所念慧入。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吾無所不見 。唯泥洹最為樂。佛告阿難。佛威神不但能動地。二十八天皆為大動。佛但以正心所 致。佛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口受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聞是 法。當為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不得藏匿佛經。極可列露。經中無所疑。我般泥洹已 後。諸比丘當共持法。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其經中無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 其有他比丘。妄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從佛聞是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 戒。比丘有不解佛經者。當問尊老比丘阿難。所見佛經戒。所從佛口聞者。為比丘僧 說之。勿增減。其有欲增減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用。阿難若當言。佛 不出是語。當謂之言。若何以欲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不解經戒者。當問尊老比丘 。比丘不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有比丘。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往參問。其 有比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從其師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經戒 者。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勅。比丘僧皆在結經中。在中者用。在結經外。棄勿用疑。 不解經戒者。當問何處有長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往問其經。問者不得言非是。其有疑 者。阿難口解言。我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不說棄勿用。諸比丘當處經戒 。諸比丘處經戒之後。當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真佛經。不樂經者。諸比丘當逐 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人當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不樂經 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往詣比丘所。佛語 諸比丘。所持所知所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 某比丘相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 當相撿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 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當往長老明經 比丘所。當從受經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 。外有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與醫藥。 佛經可長久。比丘僧和相承事。上下相撿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獸餓鬼道者。但坐相 與不和故。趣是三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 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

棄在佛語中佛所說。比丘所受當奉行。佛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旬國。阿難言諾。佛與 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旬國。止禪頭國中。波旬國人民。名諸華。諸華人民。聞佛 來止禪頭國中。皆來出前。為佛作禮皆却坐。佛皆為說經。時有一人名淳。淳父字華 氏。華氏子。時在坐中。諸人民皆去。淳獨留須臾起持。繞佛三匝却叉手住白佛。明 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默然不應。淳即前為佛作禮。繞佛三匝而去歸家。 為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明日淳來。白佛言以辦。佛起持鉢。與諸比丘俱。至淳家 飯。比丘中。有一惡比丘。取所飲水器壞之。佛即知之。淳亦見之佛飯竟。淳取小机 。於佛前坐白佛言。我欲問一事。天上天下。智無過於佛。天下為有幾輩比丘。佛言 有四輩。一者為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三者依道生活。四者為道作穢。何謂為道殊 勝。所說道義。不可稱量。能行大道。最勝無比。降心態度憂畏。為法御導世間。是 輩沙門。為道殊勝。何謂解道能言。佛所貴第一說。又奉行無疑難。亦能為彼演說法 句。是輩沙門。解道能言。何謂依道生活。念在自守。勤綜學業。一向不迴孜孜不勌 。人法自覆。是輩沙門。為依道生活。何謂為道作穢。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濁 行。致彼論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為道作穢。凡人間者。以為弟子在 清白知。有善者有惡者。不可皆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善致謗毀。譬如禾中有草 。草敗禾實。天下人家有惡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比丘人。用比丘皆為惡 。佛言人不用顏貌衣服為好。清淨意端者。是乃為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若飯佛 及比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婬心去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責眾人也。

佛般泥洹經卷上

佛般泥洹經卷下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 夷那竭國。佛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是間有溪水。名鳩對 。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車。上流厲度 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澡足不 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醯連。水大清。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 。病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罠。隨道而來。遙見佛威神。形貌端正安靜而 坐。大臣胞罠。前趣佛。為佛作禮却坐。佛為說經。胞罠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為 若說經若聞經。何以故哭啼。胞罠言。有一人名羅迦鹽。為我誦經。時我淚出。佛言 。為若誦何等經。胞罠言。羅迦鹽。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久有一人 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不。答言我不聞。其人言近在是間。哅哅如是。何 以不聞。答言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瞑耶。答言不瞑。人言何以不聞車聲。答言 我念道。自思惟身體五藏。人言車過如是。不聞車聲。胞罠言。我於道中逢一人。為 我說經。比丘羅迦鹽持道深。不聞五百乘車聲。我用是故啼。佛告胞罠。五百乘車聲 。何如雷聲。胞罠言。正使千乘車聲。不如雷聲。佛告胞罠。我昔在優曇聚。坐思天 下生死之根本。時天暴雨。雷電霹靂。殺四牛耕者兄弟二人。時有眾人往觀。有一人 來到我所。前為我作禮。我問。是間何以聚人。其人言。屬者霹靂。殺四牛兄弟二人 。佛何以不聞。佛時瞑耶。佛言我不瞑。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瞑而不 聞霹靂聲。佛思道甚深。其人亦即淚出。大臣胞罠言。佛道深乃如是。從今以往。當 持佛經戒。胞罠即呼從者來。使歸取黃金織成[疊*毛]布一張來。我以上佛。從者即歸 取來。胞罠持上佛。白佛言。同知佛不用。當哀我為受之。佛即受之。胞罠為佛作禮 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難。持金織成[疊*毛]布來。色大好正黃。阿難言。我侍佛二十 餘年。未曾見[疊*毛]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好。阿難言。佛今日面色。如是[疊*毛]色 。佛告阿難。佛有是曹色者有兩時。佛初得道為佛時。面色好如是。我今日夜半。當 般泥洹面色好當復如是。佛復呼阿難。去至醯連溪水邊。我欲洗浴身體。阿難言諾。 佛獨與阿難俱。至醯連溪水邊。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阿難。朝華氏子淳家飯我 。今日夜半。當般泥洹。若告淳言。佛從若飯已。夜半當般泥洹。若當歡喜。語淳莫 啼哭。若一飯佛得五福。若飯佛。佛持若飯食。氣力用般泥洹。淳得長壽。得端正。 得富貴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飯佛得五福。阿難白佛。有一比丘。名栴檀。比 丘急性憙罵。數鬪諸比丘。佛般泥洹以後。我曹諸比丘。當云何共事佛經戒。佛語阿 難。我般泥洹已。若曹莫復與語。諸比丘不與語。栴檀比丘。當思惟懷重慚愧悔數鬪 諸比丘。佛告阿難。施牀使北首。我背大痛欲臥。阿難即施牀著枕。佛偃右脇臥。屈

膝累脚。臥思無為之道。佛臥呼阿難。若知七意之事不。何等為七。一者有志。二者 明經。三者不懈於經。四者不貪臥當憙經。五者政心。六者淨心。七者視身中惡露。 比丘有是七法。以自知得度世道。阿難。意念佛懈臥。佛告阿難。若意念佛懈臥耶。 佛告阿難。人不懈於經。不懈於坐起欲作佛者。可得佛語已即起坐。時有一比丘名劫 賓。來語阿難言。我欲問一事。阿難言。佛聖體不和且莫。佛即從裏知比丘欲問事。 佛告阿難。呼比丘來入。入與佛相見。佛言所欲問者當問。比丘言。佛有疾且置經不 須復說。佛說七事者。我曹以聞當持佛且止莫說經。佛告比丘。我向臥阿難念佛。有 懈墮之意。何以臥。我以是故起說七事。比丘言。佛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從天請 藥。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當壞。地續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舍。 心無病。但身有病耳。佛言憂七事憂身持戒比丘言。今佛當般泥洹有身病。何況凡人 。比丘言。[燕*鳥]生子。怙父母得食以生活。今佛捨我曹般泥洹。我曹當依誰。世尊 又曰。吾經不說。無生不死者。比丘當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阿難疾去為佛於鹽 呵沙。施牀使北首。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彼施牀牀頭北首畢。還白 言。施牀已竟。佛起至鹽呵沙。得牀猗右脇臥。有一比丘。名優和洹。當佛前立佛言 無當吾前。阿難白言。自吾親侍二十五年。未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佛言是比 丘。於彼諸天。最有威神。聞佛滅度故。直自前貪欲見佛。阿難問言。獨是天知佛當 滅度。復有餘天。佛告阿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八十里中。頭頭相附。間不容 鍼。皆是諸天。聞佛當滅度。悲哭且來。中有挽頭髮者。自裂衣者。塞心絕尸視者。 哀云奈何。佛捨我曹。滅度永逝。何其疾乎。佛為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洹。三界 眼滅。佛告阿難。吾本經不說。無生不死者。天地無不壞敗者。愚人以天地為常。佛 以為虛空。天地有成敗。無不棄身者。善惡隨身。父有過惡。子不獲殃。子有過惡。 父不獲殃。各自生死。善惡殃咎。各隨其身。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吾等葬佛身體 法當云何。佛告阿難。汝默無憂。當有逝心理家。共憂吾身。阿難言。彼以何法。憂 佛尊體。佛告阿難。葬法如飛行皇帝殯葬之法。佛復踰彼。阿難言葬聖帝法云何。佛 告阿難。葬法用錦褻以纏身。劫波育千張。交纏其上。著假棺中。以澤香膏。灌劫波 育上。其有好香。皆以著上。以梓薪樟薪柟薪。以葢覆棺。以薪著上下。蛇維訖畢。 [僉*殳]舍利。於四交道。起塔立剎。以槃著上。懸繒鼓。華香燃燈。飛行皇帝葬法若 斯。佛復勝之。佛說此時。阿難在後。慷慨啼以頭拄牀角。從後白言。滅度太疾。亡 天下眼。四面郡國。諸比丘僧。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謂恐不見佛。比丘僧到 。佛問比丘阿難所在乎。對曰。阿難近在牀後角。低頭哽噎。諸比丘流淚而言。世尊 滅度。何其太疾。佛言吾本行諸墟聚豫告。若曹却九十日。當般泥洹。四輩弟子。在 數千里外者悉至。佛告阿難。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盡心侍佛。二十餘年。慈仁於 佛。敬身慎口。大孝於佛。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當來佛侍者亦如阿難。若知佛意。 若云某時可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時不可見。所供飲食若言可食可飲可臥

可起。常合佛意未甞失儀。某比丘某逝心。樂經不樂經。若所言皆誠。於佛最孝。啼 哭何為。佛告諸比丘。聽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何謂四德。諸小國王。及諸逝心理 家。并諸黎民。詣帝闕下。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為諸王說治國法。知足無求 。逝心之行。清淨為首。理家及民。出詣佛廟。聽採沙門正真之化。歸當修孝。隨其 所定。慈心賜之。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稱嘆聖帝感動諸天。飛行皇帝有斯 四德。阿難。比丘亦有四德。其有除饉男除饉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難所。從問經戒 。阿難為具廣陳演之。四輩弟子。靡不欣懌。退坐出去。尋塗稱歎。斯謂阿難第一四 德。復有四輩弟子。不解經奧。至阿難所。啟質所疑阿難釋結無不開解。聞者不厭出 無不歎。斯謂阿難第二四德。四輩高德。覩阿難侍佛左側無不吟詠。斯謂阿難第三四 德。佛所說經。言無多少。阿難所聞。皆識諷誦。宣授四輩。一無增減。是為阿難第 四四德。阿難白佛言。去是不遠有郡國。舍衛國。沙枝國。栴波國。王舍國。波羅奈 國。維耶梨國。斯諸大國。明義備悉。佛當滅度。何不於彼。既於小縣。復處城外。 薄聚鄙縣。而般泥洹。佛告阿難。無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往古鳩夷那竭。名鳩夷 越王。國大樂時無疹病。米穀豐沃黎民熾盛。家有孝子。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南北 廣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墼累集作城。黃金白銀琉璃水精。以著城壁。亦以 四寶為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上廣二丈四尺。城中寶樹。華光五色。行有三道。兩 邊皆以四寶。瓦覆其上。兩邊居家舍宅。彫文刻鏤。服如天上。琴瑟眾樂。男女不雜 。歌音以德。道樂益明。民無憂怖。心常歡喜。頭上不飾明香遠達。其聖王名曰大快 見。號飛行皇帝。勒兵光世。都無齊雙。相率以道。無違王法。民欲飛行念即身往。 王有七寶。自然生。黃金飛輪。神力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珠。天玉女妻。主寶聖臣 。典兵聖臣。王有四德。為小兒時。為太子時。即帝位時。捐國絕欲為沙門時。各八 萬四千歲。斯即大快見王一難及之德。飲食時化。體無長疾。寒溫調適身意常安。斯 二德。容觀堂堂顏華絕世。微下帝釋。以為不如。斯三德。普天率土民無巨細慈愛於 王。猶至孝之子願令親安。王亦赤心慈愛眾生。等之於子。貧給財寶。飢者飯之渴者 飲之。窮老幼孤。令之合居為親為子。屋舍車乘。疾濟以藥。斯謂四德。其國常聞十 二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聲鼓聲舞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佛尊行聲。 黎民服飾。眾寶織成。明月雜珠。瓔珞光道。飲食伎樂。猶忉利天。居民欣樂。無日 不喜。王欲出遊。呼御車臣。臣名須達。勅之曰。令車徐行。吾久不見逝心理家。今 欲見之。逝心理家。聞王當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珠珊瑚栴檀名香。輙貢 聖王。王不欲受。皆稽首求哀。王乃受之。勅掌寶臣。倍顧其直。黎民巨細。亦以眾 寶華香散地。稱壽無極。諸小國王。有八萬四千。聞飛行皇帝欲布施。皆來翼從。至 大殿所。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諸王辭曰。臣等諸國皆有寶殿。帝曰爾等小殿。未足 以云。且觀明殿。遂無敢昇者。諸王各有寶車。車高十丈。皆有四輪。自下以上。悉 是七寶。上施幢幡。色明相照。車駕六馬。馬皆飛行。時有一車駕。兩駱象車。名俱 羅竭。聖帝所乘矣。八萬四千車皆在前導。至明殿所。殿名波羅沙檀。縱廣四十里。 以黃金白銀琉璃水精墼為壁。亦以四寶為柱。黃金瓦。白銀瓦。琉璃瓦。水精瓦。陛 五十重。皆以黃金白銀琉璃水精為陛。黃金梁。白銀梁。琉璃梁。水精梁。黃金[木 *沓]。白銀[木*沓]。琉璃[木*沓]。水精[木*沓]。殿中有八萬四千床。黃金床白銀床。 琉璃床水精床。黃金帳白銀帳。琉璃帳水精帳。黃金織成。白銀織成。琉璃織成水精 織成。赤罽織成。皆以布床上。以天上降織成為枕。阿難。宮墻四重。黃金墻。白銀 墻。琉璃墻。水精墻。作四寶浴池。周匝四十里。黃金池白銀陛。白銀池黃金陛。琉 璃池水精陛。水精池琉璃陛。池中自然。生四色蓮華。青紅紫白華。冬夏常生池中。 外有香華樹。殿下有四道。亦以四寶為步欄。欄各長二十里。殿陛之前。有四寶樹。 樹高四十里。蔭地亦爾。黃金樹白銀葉。白銀樹黃金葉。琉璃樹水精葉。水精樹琉璃 葉。帝於殿下。自思惟。不宜上殿。辭讓諸王。諸王皆不敢昇。大快見。勅令近臣。 請諸沙門逝心明經持戒者。先上殿。具設美食。重賜明寶。沙門逝心去。帝即深惟。 壽命非常。與一侍人。俱昇明殿曰。吾欲遣諸夫人伎女。傍臣諸王。各遣令去。帝坐 黃金床。足蹈白銀机。深自思念。婬泆之行。何益於己。愚人多貪不知其禍。吾今雖 壽三十三萬六千歲。夫盛有衰合會有離。身為朽種。會成灰土。斯四寶殿。孰能久保 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用四十里殿八萬四千床為。從黃金床至白銀床。足蹈 金机。惟人作意。必當清潔。貪嫉恚癡邪婬之心。以四非常滅令無餘。覩世無常。吾 焉得久。從白銀床至琉璃床。足蹈水精机曰。吾後宮玉女。有八萬四千人。各遣令去 。用之為拘。女聚惡盛。當棄穢意。從琉璃床至水精床。足蹈琉璃机。重思天下。眾 事皆惡。唯無為快。除吾濁志。當求無為。今雖為飛行皇帝豪貴如斯。何潤於身。侍 者前白。諸玉女寶。問王處殿。何其稽久。皆欲進前。帝告侍者曰。勅掌寶臣。遣諸 夫人。各歸其家。著身眾珍名寶。皆各自隨。諸王群臣。天馬寶象。皆遣令去。

大快見王。即昇高觀。遙聞眾聲。喧叫呼天。帝曰何聲。侍者白言。天玉女聲。諸王群臣。頓蹌于地。舉哀呼天。寶象天馬。呼[口*睪]淚出。戀慕天王。靡不頓躃。帝曰持小机來。安置殿下。請玉女寶。諸王群寮。進諸象馬寶車從者。第一嫡后就坐帝側。帝更以女妹之愛。侍諸夫人。嫡后舉手。指諸女寶曰。天女之容。韑韑光世。着身天服。世所希覩願留微心。以副其意。寶象天馬。馬名桓青。白珠夜光眾寶瓔珞。奕奕光國。四方諸王。皆有聖人之明。虔奉稱臣。孝順慈忠。愛慕天王。快見王曰。吾世世有慈心。於世女人。更相嫉妬。殃惡流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禍。吾欲遠之。自今以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諸夫人皆舉哀云。當奈何生離棄我去。皆脫身眾飾。投之于地。嫡后自搣椎心悲哭呼云。天王吾當依誰。帝曰。人命致短。爾憂反長。身為朽器。死在無期。自今執心。尚沙門德。遠女親賢。唯道是尊。修身自憂。不能憂餘。告諸王曰。命短憂長。當自愛身。無生不死當正心行。慈愛孝順。榮難久保。諸王稽首。至誠辭曰。四天諸國。皆侍天王。常聞諸聖。咨嗟斯士。以為無喻。帝

及群寮。無不神聖。國土珍寶。譬如天上。天王加哀。宜還聖思帝告諸王。人壽致短。憂俗反長。當自憂身。命在呼吸。無生不死。當去貪婬穢濁之行。帝起上殿。坐黃金床。持弘慈之心。向諸夫人。群寮諸王。庶民象馬。十方勤苦者。悲心傷之。欲使知佛。從金床至銀床。思無為之道。從銀床至琉璃床。思慈哀之行。以濟眾生。從琉璃床至水精床。思大孝行。欲度無數劫之親。自惟五藏九孔惡露。帝曰。吾昔尚得一病。如有竹索絞頸。木鑿鑿身。身為苦器。安足可恃乎。佛告阿難。飛行皇帝大快見者。吾身是也。王後壽終。昇生梵天。誰知佛身。作飛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七寶自然。從鳩夷那竭境界。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皆在城中。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今得斷求。念空無相之定。絕生死之原。自今之後。不復作身也。

阿難汝往入城。告諸民云。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詣決之。慎無 後悔。長懷瞢瞢恨。佛在小聚。違於稟戒。阿難如教。民僉然曰。佛以何緣。處于小 聚。滅度去乎。民皆頓地。叩頭者搏頰者搥心刮面搣髮。裂衣蹹地啼哭。呼當奈何。 其王聞之。愕然曰。斯者何哀。王遣近臣問外何哀。民哽咽曰。阿難勅言。佛當滅度 。心所疑結。令詣質之。以斯哀矣。臣還啟云。阿難勅民。佛當般泥洹。令質所疑。 以故哭耳。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爾詣佛所。稽首佛足。敬問消息。伏願世尊。 於正殿上。昇泥洹道。無於小聚般泥洹也。太子白言。若世尊遂不爾翔。者當云何。 王曰。受教疾還。太子到佛所。阿難白言。鳩夷國王遣太子來。未敢通之。佛言呼進 。太子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却長跪諾。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問消息。眾生沒淵 。唯佛拯濟。今當滅度。何其大疾。當於宮中。而於小聚。佛告阿晨。謝爾父王。吾 往以說。昔為飛行皇帝。最後聖帝。名大快見。吾以七反以身喪。此并今為八。吾今 道成。不復以身著斯地中。謝爾父王。抂苦太子。太子還宮。晻冥適至。太子見王。 本末自陳。王愕然流涕。勅國黎民。率土皆往。受佛明法。王以人定時到佛所。與民 十四萬眾俱住在外。王白阿難曰。吾與民十四萬人。欲受佛戒。阿難向佛。具陳王意 。世尊即曰。苦王及民。阿難白言。寧可遣王。佛言不可。當與相見。王與國中高德 賢者俱進。皆以頭面稽首佛足。却叉手立。時佛前無燈火。佛放頂中光。光照二千里 。佛謝王及其臣民勞抂爾來。王稽首曰。佛有何誡。所當奉行。

佛言。吾告使者云。得佛說經。四十九歲。王國諸賢。皆自執行。王且還宮。吾今夜半當般泥洹。王及臣民莫不舉哀。佛告王曰。吾聞有生無不衰喪。啼哭何為。怒伏猛心。上法天閨。遠惡自愛。勤心修德親賢。事來重思。無加卒暴。人命難得。當哀萬姓。明者可責。愚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慶。王及賢者。皆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屯住。國有耆年。字曰須拔。年百二十。時在城中。夜臥覺寤。見佛光明。照一城中。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向阿難曰。以吾啟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曰。夜以且半。佛當善逝。且莫煩擾。須拔對曰。不可以聞乎。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耳。今詣質疑。而不以聞吾之所疑。唯佛而釋。餘莫能也。阿難曰。且止不須問

矣。佛知須拔在外欲質所疑。呼阿難問。何以不啟須拔疑事。阿難對曰。見夜且半。 佛當滅度。懼其來入語言煩擾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為道佛言。將須拔入有疑當問 。阿難即將須拔入。須拔聞當入。其心喜踊。身皆為動。前以頭面稽首佛足。佛見須 拔年老息微。賜机使坐。佛問須拔。爾有何疑。對曰。佛為三界天中之天。神聖無量 。至尊難雙。開化導引四十九年。仙聖梵釋。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有故龜氏。 有無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揵子 。彼八人智。無螢燭之明。善無沛生絲髮之潤。內懷三毒。外為欲走。坐作虛論。妄 書非真不詣稟化將有緣乎。佛告須拔。子曹經意。與佛經違。為生死之路。求富貴之 耶。吾道之志斷求念空。不願世榮淡泊無為。以斯為樂。須拔曰。何謂無為之道乎。 佛言。滅有歸本。不復生死。謂之無為也。若曹志趣。皆有八惡。何謂為八。祠祀鬼 神。卜問虛殺。是為一。處家貪餮。不奉孝道。貪愛萬邪。欲無舍止。是為二。兩舌 惡罵妄言綺語。未常陳善令愚去惡。是為三。殺盜婬泆。是為四。常懷怒心。不孝二 親。輕慢兄弟妻子九族。心邪行穢。無善勸導。常自憍大。欲人畏敬。是為五。晝夜 懷邪。不畏法律。輕慢賢者。尊貴穢濁。遠避真正。交隨惡人。是為六。聞有賢智明 經沙門梵志。豫懷憎嫉。虛偽作謗。是為七。不敬先祖盡孝于親。弃賢明而反賊。毀 仁正。不覺流俗穢濁可耻。斯謂八惡若自陳云。世尊說經。四十九載。有八人不詣稟 化。子曹皆懷斯八惡。豈樂清化乎。正使來者。佛亦不受。須拔若心有斯八惡。慎無 問佛。執斯八戒可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行斯八戒。當正爾心。乃為佛弟子。其有凡 人。擅作師導教化之首。違斯八戒。皆是妖蠱。當遠棄避。慎無聽受。世尊曰。吾今 於三界中。獨言獨步。莫有等雙。爾之所疑。便問無嫌。須拔稽首。長跪而曰。誠如 佛言。幾亡吾身。又墮狂愚。世尊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對曰已解。重稽首曰。吾欲 捐下賤之操。執沙門清淨之行。世尊又曰。爾誠不。對曰。願佛加哀。受我為沙門。 須拔髮自然墮地。袈裟著體。精心思教。霍然無想。一心清淨。喻明月珠。即得應真 道。重自思念。吾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即時先佛。取泥洹道。

佛呼比丘入言。吾滅度後。其有世人。棄家去穢。欲作沙門。入比丘僧中。先試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輩人。一輩貧窮不能自活。欲為比丘。一輩負債無以償之。欲作比丘。一輩在役當時無用。欲作比丘。一輩高士行淨無穢。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覩佛經典欣然心寤。捐家棄欲。不貪世榮。來作比丘。吾泥洹後。凡諸來者。觀于志趣。視于坐起。採于語言。察于躇步。知于施行。善惡所趣。求道用心。精進樂不。三月審察。志高行淨。可眾乃用作比丘。身既作比丘。當選耆舊明於法律。為之作師。授其十戒。奉戒三年。兢兢不虧。眾賢咸可當。授與二百五十戒。十戒為本。二百四十戒為禮儀。若曹後世。施行是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喜。佛所戒法。諸比丘熟思之。無得以佛般泥曰去。懈怠違法。佛之所行。弟子所思。長幼相奉。無為不孝。有不樂得道慕尊榮者。當讀是經。求壽欲生天上者。讀是經。佛之大要趣無為道。吾泥

曰後。無得以佛去故言無所復怙。當怙經戒。吾泥曰後。轉相承用。翫經奉戒。執二 百五十戒。轉相敬奉。猶孝事親。耆年比丘。當教後嗣。猶吾在時。後進比丘。若得 疾病。耆舊比丘。當有乃心消息占視。明教讀經。喻誨以和順。持佛戒。吾道可久。 吾泥曰後賢者子賢者婦女。尋後思念。吾世有佛。有妙經典。佛於世始般泥洹日。子 曹皆有至孝於佛。慈心于經。至其壽終。皆當昇天。爾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慎 無懈慢。諸比丘。爾等熟視佛顏色。佛不可復得起。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乃復 有佛耳。佛世難值經法難聞。眾僧難值。唯佛難見也。閻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曇鉢 。有實無華。優曇鉢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吾正於今當般泥洹。爾曹於經有疑結者 。及佛在時。當決所疑。今不釋結。後莫轉爭曼。我在時急質所疑。阿難時在佛後。 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諸比丘僧無疑結者。弟子自說。吾等無疑天中天。佛告比丘。 夜已且半。勿復有聲。佛起正坐。深思道原。棄是善惡。都及三界。年亦自至七十有 九。惟斷生死迴流之淵。思惟深觀。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從不想轉還身中。自惟 身中四大惡露。無一可珍。北首枕手猗右脇臥。屈膝累脚。便般泥曰。天地大動。諸 天散華香。悲哭呼冤。法王滅度。吾等依誰。國王十四萬眾。躃身呼佛。眾生長衰。 當奈痛何。或有絕而復穌者。第二帝釋。告諸天曰。佛常云生無不死者。爾等當念非 常苦空非身之諦。莫復啼哭。第七天王亦奔下曰。佛光以冥。佛尚棄身。爾曹何望。 啼哭躃身者。寧可復得乎。諸比丘有宛轉地。啼哭且云。三界眼滅。何其疾乎。自今 之後。世為長衰。有住哭者。息絕尸視者。中有深思。佛在常云。無生不死。啼哭為 身何益明法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語阿難曰。止諸比丘。無使重哀。止王及臣民 。止上諸天。莫復哀慟。阿難問曰。視上諸天。能有幾人。曰周匝四百八十里中。比 首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鍼於上投之。鍼不墮地。阿那律。上止諸天。諸天哀慟倍 悲。阿那律語阿難曰。佛不使吾等棺斂。爾赴往告逝心理家。吾等自能殯斂。世尊有 命。令逝心理家棺斂殯葬。無令有恨。阿難即往。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說。逝心理 家舉哀云。世尊滅度。吾等孤露。智士嗷嗷。唯恃世尊。某等五百人詣王訟曰。乞獨 殯葬。王曰。佛去眾生孤露。和心無諍。必盡孝心。佛愍諸子。令得景福。王說斯事 。無不哽噎。理家及民。舉佛金牀。還入王城。諸天以名寶蓋。覆佛床上。幢幡導從 。華香雜寶。其下如雪。十二種樂。皆從後作。天人龍鬼。莫不舉哀。理家問曰。世 尊在時。勅令殯葬棺斂。其法云何。阿難曰。佛在時云。如飛行皇帝法。佛復踰之。 理家問曰。聖帝殯法。其則云何。曰。用新褻錦。牢纏身體。新劫波育。復以纏上。 著假棺中。以澤香膏。灌令徹身。以蓋覆上。栴檀香薪櫁香薪梓薪樟薪。著棺上下。 四面高廣。各三十丈。投火蛇維十二部樂。同時俱作。以好香華皆以散上。斂取舍利 擇去灰炭。以好香汁熟淨洗之。著金甖中。以甖著金床上。當著宮中齋戒殿上。九十 日訖。當於四交道。起塔立剎。懸繒施幡。華香作樂。飛行皇帝葬法如是。佛當勝之 。諸逝心理家。揮淚曰諾必如明教。願假七日。理家俱啟王。吾等欲棺斂天尊聖體。

願王臨之。王曰敬諾。理家俱舉佛黃金床。却還從城西門入。於城中央至七日。得三 十萬眾。皆共棺斂。民眾皆持十二部樂。晝夜燃燈。燈火去城。面十二里。步步有之 。第二帝釋。將十萬眾。天人來下。持十二部天名樂來。華香眾寶。懸在空中。去地 三里。帝釋獨下。問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教告釋。釋曰。以具眾寶伎樂 華香葬具。吾欲殯葬。其宜可乎。答曰。吾當質之。阿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阿難 答曰。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無令棺斂。勅令逝心理家殯葬。謝諸梵釋。願明佛 意即還。具以阿難意告諸天。諸天曰。吾上帝葬具。不如民間乎。答曰。斯何言與。 世尊疏逝有重貴令。慎無相非。逝心理家即曰。舉佛舍利床。欲從城西門入。床為不 舉。理家俱曰。床不動搖。從得出城乎。阿難問阿那律。床何以不搖。答曰。諸天欲 得棺斂故。令床不舉。阿那律曰。吾方上曉梵釋諸天。即上告梵釋曰。阿難謝諸天葬 儀之趣。自是佛意。梵釋諸天曰。吾等以持葬具來至此。寧可令吾等於床右面。國王 黎民于床左也。伎樂華香。送世尊乎。答曰。吾當還報。阿那律還以天意具報阿難。 阿難曰。欲棺斂者。上違佛教。為孝送者可。即報梵釋。其事見聽。諸天咸喜。皆下 在佛金床右面。王及民眾。在床左面。理家問曰。可舉佛床出西城門去。阿難曰可。 帝釋前以手持床右面前足。梵王持床右面後足。阿難持床左面前足。國王持床左面後 足。逝心理家。以繒縛床前兩足。天人哀慟。共挽金床。諸天龍鬼神。散華雜寶名香 伎樂幢幡華葢。各皆導從。王及黎民。供具亦爾。天人挽歌歎德於上。黎民紹之哀歌 於下。天神鬼龍。帝王黎民。同時哀慟。搥心呼佛滅度如之。眾生何怙。出西城門。 趣周黎波檀殿。有大講堂。以佛著堂上。逝心理家。如佛遺教。以褻錦纏身。劫波育 千張。交纏其上。著假棺中。以澤香膏。灌令徹身。天蓋覆上。理家俱舉棺下殿。於 其中庭。以栴檀香薪櫁香薪梓樟薪柟薪。高廣三十丈。天神鬼龍。諸王人民。皆以華 香散薪上。理家燃薪。火為不燃。問阿那律曰。火何緣燃之不燃。答曰。佛有耆舊弟 子。名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者來還。將弟子二千人。諸天無央數。欲完見佛。令火 不燃。理家曰諾。教待迦葉。與四輩弟子各五百人。俱來於道止息。有異學者。名優 為。從佛所來。持天華。華名曼陀勒。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隨。優為進為大迦葉 。稽首揖讓畢。迦葉問。子從何來。曰。吾從那竭國來。迦葉曰。識吾大師佛不。諾 吾識之。滅度已來。今為七日。吾從彼得斯天神華也。時諸弟子。有未見諦者。聞佛 滅度。靡不驚愕。躃踊搥心。宛轉自滅。呼曰奈何。眾生何怙。有見諦者。深存佛誡 。世皆無常。恩愛猶幻。誰獲長存者。眾比丘中。有一比丘。年耆闇昧。不達聖意。 見眾比丘哀慟痛至。住止之曰。願莫哀也。世尊在時。法戒重沓。此非法也。彼非義 矣。持此行是無違無犯。今世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眾比丘皆共非之。因共告天 。天取老比丘。捐著眾外。大迦葉勅諸比丘。使急就道。四輩弟子。天人無數。悲哭 且行。俱到佛所。繞殿三匝頭面著地。蹌面奄土。吐血而絕者。迦葉熟視佛黃金棺。 意自念曰。吾來晚矣。不及吾師。不知世尊頭足所在。佛便應聲。雙出兩足。迦葉即

以頭面著佛足。陳佛功德說偈言。

彼為不生老 亦為不死

彼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彼為不復令 愛欲相別離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彼為是五陰 以畢不復受

亦不復為為 有受是五陰

苦為以盡畢 有本亦以除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為斷世間 愛欲為以畢

便名為忍 亦捨所世間惱

佛為自安 亦致世間安隱

但當為叉手 當為謙禮佛

佛為所說法 為世間最明

佛為最見道 安隱無所礙

亦為活天下 令不復老死

當何為世間 人不受佛恩

月為以出 但為夜去冥

日為以出 但為晝作明

電為以出 但能照明雲

佛明為以出 令為明三界

一切所河 為無過崐崙河

一切所大水 為無過於海

一切星宿明 月最為明

佛為世間 天上天下最尊

佛為以度世 為施福至今

佛為教誡行 為至今分明

亦為至今 為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行禮

迦葉讚畢。天神鬼龍。帝王黎民。皆禮佛足。眾禮訖畢。足還入棺。天人鬼龍。 見足還沒。踰為哽噎。同時悲哭。哭畢迦葉與諸比丘。更相吊唁。逝心理家。放火蛇 維。天散華香。皆云當奈眾生為窮乎。佛光徹照第七梵天。十方幽隱。陰冥之處。生 不相見。得佛光影。一時炳然。欣面談曰。斯何明也。諸理家商。佛肌肉盡。即以香 乳。澆火令滅。熟洗舍利。盛以金甖。佛內外衣。續在如故。所纏身劫波育為燋盡。 取舍利甖。著金床上。以還入宮。頓止正殿。天人散華伎樂。繞城步步燃燈。燈滿十二里地。阿難語阿那律。謝諸天龍。且各還居。天龍鬼神。各流淚云。亡三界之日月。世為長衰。臨喪之絕當能幾間。急逐吾等令去何為。答曰。民眾擾擾。欲上華香。且宜暫還。以展民心。帝釋問阿那律。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阿那律問阿難。阿難曰。却後九十日。當於四交道中立剎興廟。諸天咸曰。待九十日。將有緣乎。阿那律曰。四輩弟子。其在遠者。必當奔赴。以副其望也。諸天同時。頭面著地。帝釋處前。諸天翼從。繞殿三匝。悲哭而去。

比丘二萬。留衛舍利。又謝國王。且自還宮。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繞殿三匝還宮。勅諸夫人婇女。皆令奉戒畢九十日。逝心理家齊肅亦爾。四遠皆聞佛以滅度。鳩夷國四輩弟子。皆齎華香。悲哭塞路繞殿三匝。稽首于地。頓蹌哀慟呼當奈何。千里內王。皆從太子。千里外者。遣其太子。率從臣民。皆詣佛所。繞殿哀慟華香供養。先至先退。後至後退。諸比丘俱問阿難。葬法云何。答曰當東出。去城三十里。彼土有鄉。鄉名衛致。有四衢峙剎立廟。以玉作墼。墼之縱廣其方三尺。塔縱廣丈五尺矣。舍利金甖。正著中央。興塔樹剎。高懸繒幡。燒香燃燈。淨掃散華。十二部樂。朝夕供養。逝心理家。當共成塔。釋梵鬼龍。王及臣民。送佛舍利。理家敬諾。如阿難教。

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斯三十萬眾。并王臣民。終當生兜術天上彌勒 所。彌勒成佛。第一說經。九十六億比丘得羅漢。彌勒當為眾生說經云。斯諸神通皆 是釋迦文佛。時作塔者。懸繒燒香燃燈。執行佛戒。皆清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與阿 難及諸應真共議。鳩夷國王。壽終當趣何道。大迦葉言。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天 上。後彌勒來下作佛時。當字須達。為彌勒興造宮殿。講受道堂。喻聞物精舍。孤獨 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阿難問大迦葉。鳩夷國王。何以不於彌勒佛所取應真道 。大迦葉曰。斯王欲心。未厭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不取應真道矣。迦葉語阿難。其 有不厭生死患者。終不得道。阿難答曰。吾久厭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爾但 執戒。不惟內外身身之惡轉流生死但以食故。邊境八國。聞佛滅度。舍利在鳩夷國中 。皆發兵來。索舍利分。鳩夷國王曰。佛在吾國。今者滅度。吾當供養。遠苦抂顧。 舍利不可得。八王答曰。吾等叉手。索舍利分。了不與我必當以命抵取之耳天帝見八 王共諍。欲得舍利還國供養。化為梵志。自名屯屈。叉手前曉八國王曰。聽吾一言。 惟佛在時。諸王奉尊教常慈惠。夫為民主。無宜有諍。當行四等。分佛舍利。令諸國 土。皆有宗廟。開民盲冥。令知有佛。以為宗緒使得景福。天神鬼龍諸王黎民。僉曰 善哉屯屈。普施眾生福田也。共請屯屈作平八分。屯屈自以天上金甖。中以石蜜塗裏 成量舍利。各與一甖。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以香華懸繒雜綵燒香燃燈朝夕作樂屯 屈長跪乞甖中餘著蜜。舍利吾欲立廟。諸王惠之遂入甖。道士名曰桓違。從王索舍利 。王曰已分不可復得唯有焦炭。便自往取。道士取炭。香華供養復有遮迦竭人。來索

舍利。曰已分唯有餘灰。可自往取即復取灰。奉九十日。

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共議。阿難隨佛最久於佛獨親。佛所教化。施為弘摸。 阿難貫心無微不照。可受阿難法律。委曲載之竹帛比丘僧議。阿難白衣。恐有貪心。 隱藏妙語。不肯盡宣。比丘僧曰。當詭取之設一高座處。諸聖上會。以比丘僧。以慈 詰問三上下。因問經要。可得誠實。鳩夷國王。立佛宗廟。精房禪室。凡有三千。諸 比丘處其中。誦經坐禪。王遣大臣。臣名摩南。將兵三千。宿衛佛廟。大迦葉與阿那 律。共報比丘僧。佛經結律。名四阿含。阿難從佛。獨為親密。佛以眾生婬泆無度。 作一阿含。凶怒悖逆。作一阿含。愚冥遠正作一阿含。不孝二親。遠賢不宗受佛恩。 不惟上報。作一阿含。沙門眾曰。唯阿難知夫。四阿含。當由阿難出。大迦葉曰。阿 難白衣。恐有貪意。不盡出經。眾比丘曰。可以前事詰責阿難。當上阿難著于高床。 諸賢者眾自下問經。僉曰善哉誠合大宜直事沙門即會聖眾。逐阿難出。聖眾皆坐。復 命阿難令疾進。進為聖眾稽首作禮。得應真者。皆坐如舊。未得者皆起。直事沙門。 令之昇坐中央高座。阿難辭曰。非吾座也。聖眾僉曰。以佛經故尊爾于彼從爾受佛之 上法。阿難乃坐。賢眾問之。爾有七過。寧知之乎。世尊在時云。閻浮提之內大樂。 爾默然。為直事沙門呼阿難。阿難即對曰。佛為無上正真聖尊。將不得自在耶。當須 吾言平。設佛在世一劫之間。彌勒至尊。從得作佛聖眾默然阿難無懼。眾聖僉曰。且 還復坐。知子宣法。與眾所聞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難復三下之。阿難復上言。伊 焰摩須檀。伊焰摩須檀者。吾從佛聞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伊焰摩須。檀吾從佛聞 。咸哽噎云何。當奈此何。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天神鬼龍。帝王臣民 。四輩弟子。莫不舉哀。大迦葉賢聖眾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含。一阿含者 六十疋素。寫經未竟。佛宗廟中。自然生四名樹。一樹字迦栴。一樹字迦比延。一樹 字阿貨。一樹字尼拘類。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寫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樹。四阿含 佛之道樹也。因相約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淨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優婆塞戒 有五。優婆夷戒有十。寫經竟諸比丘僧各行經戒。轉相教化千歲。千歲之中有持戒者 。應在第四彌勒佛所。彌勒世尊。當為天說經法言。今之會眾。皆是釋迦文佛時持戒 者。來會斯上。彌勒佛言。爾曹勤心加於精進。行難備悉。多少持之。佛泥曰後。作 八宗廟。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經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棄國八日得 道八日滅度。以沸星時。去家學道。以沸星時得道。以沸星時。般泥曰。草木復更華 葉。舉國樹木皆更茂盛。佛般泥曰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滅。一切十方。皆自歸於 佛。

佛般泥洹經卷下

從佛般泥洹。到永興七年二月十一日。凡已八百八十七年餘。七月十有一日。至今丙戍歲。合為九百一十五年。是比丘康日所記也。又至慶曆六年丙戍歲。共計一千

九百九十四年。